

机关

几十年的机关生活经历成就一部

现代官场笔记

卢年初／著

工作的重压和经历使心理负荷不断加重，解决的主要办法是引导。卢年初的作品就是一剂很好的引导之药。作者清朗简约的线条，把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勾勒得如此生动。我很喜欢卢年初这种淡若一湾清水的叙事，这让我想到中国艺术家喜欢用的白描，有一种透明的质感和张力。除去了一切多余的色彩和繁复的夸饰，只留下素朴、本真和沉静。这是文学的上境，也是人生的上境。

——王跃文



版集团公司
民出版社

机美

卢年初／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关 / 卢年初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575-9

I. 机… II. 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9808 号

机关

- 作 者: 卢年初 策 划: 唐朝晖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王绍来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程园园 装帧设计: 门乃婷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575-9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工作的重压和经历使人心理负荷不断加重，解决的主要办法是引导。卢年初的作品就是一剂很好的引导之药。

作者清朗简约的线条，把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勾勒得如此生动。我很喜欢卢年初这种淡若一湾清水的叙事，这让我想到中国艺术家喜欢用的白描，有一种透明的质感和张力。除去了一切多余的色彩和繁复的夸饰，只留下素朴、本真和沉静。

这是文学的上境，也是人生的上境。

——王跃文，著名作家

机关

目录

第二场：脸 谱

第一场：布 景

女干部	050	会议室	002
小干部	055	办公室	006
乡干部	059	值班室	012
村干部	064	机关大院	016
驻村干部	069	县干楼	021
业务干部	073	机关路	025
另类干部	077	家住名校	029
退位干部	081	快餐店	034
借用干部	085	一个人的诊所	038
下海干部	089	两个人的传达室	043
文秘	094		
司机	099		

机关

目录

第二场：脸 谱

- 103 官太太
108 从泥土出发的官们
112 从教师转行的官们
116 从部队转业的官们
119 与官为邻
124 与官为亲
128 与官为友

第三场：唱 腔

- 摆平 134
弹性 138
活动 142
背景 146
应酬 150
称呼 156
不足 160
批评 164
研究 169
待遇 173
人缘 177
包装 182
站队 186
签字 190
招呼 193
悟性 196
城府 200
素质 204
表态 208
休闲 212
官话 216

第一场

布景

》》会议室

机

002

关

许多次到下面的学校检查工作,参观完毕后,总要找地方坐下来说一说,归归总。一群人就逶迤而去,去的是某个办公室,甚至是年级组的,里面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一下就失去了许多兴致。校长麻利地表示歉意,说这里不像样子,然后就是诉苦,最后就是请指示。这样的地方,还有什么可坐的呢?只能宽慰,随心所欲地漫谈,官话来不得了,离开了会议室的官腔,都是滑稽可笑的。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会议室的别样。现在机关里常会有些人来访,大多数是安分守己的,也有的蛮不讲理,以我的经验,先别着急,不必正面碰撞,叫消消气,到会议室坐坐。那些人也怪,浮躁的心一下安顿下来,东张西望也是无所事事的,掩不住内心的惶恐。这会议室的震慑力,代表着规矩,是讲道理之地,也是处理人之地,谁

在此处胡来，先就占了下风。再如喊干部谈心，到办公室还觉得随便，而到了会议室，双方都慎重起来，该转弯的要转弯，该警醒的要警醒，这是最后的祝福，必须听命了。

会议室这么显权，管理也就必须到位了。以钥匙而论，一般办公室主任才有，他是管家，会务也是吃总。有的一把手也有，有人笑管得太细，其实这也是身份的一种昭告。还有一人，即是管理员了。我现在的单位有三个会议室，雇有专人管理，打扫卫生，添茶倒水，他经常忙得团团转，委实辛苦，我劝他别做这份差事了，他家境可以，也不缺这份钱，他说：这里干得有味，好像农村里摆酒席，吃亏里有甜。这甜是啥？我理解就是单位的生机，工作的激情。也有些单位管理懒散的，乍一打开，空气难闻，灰尘扑鼻，座椅不稳，那原因也许少在管理本身，使用频率低，人气不旺，管理的热情何在？可见从某方面讲，会议室是一个单位的精神内核。

会议室有大有小，小的开小会，用于决策；大的开大会，用于动员贯彻。这是对其不同作用的一个简单概括。小会议室有点神秘，神秘在于一种权力。有权力的地方就得约束，墙上挂着许多镜镜框框，镶在里面的又是些条条框框，规范着一切从政行为。有的还挂着区域地图，这倒还让人的心情豁然开朗些，在这儿做的可是些有作为的事情。会议室一般有个会议桌，档次相对来讲还算可以，办公室装修好了，有人讲闲话，说是供人享受，而这里的公共性强得多，只要不过分，没有谁会狗拿耗子的。可不，有的地方树形象，有的地方又得显气派和能耐，机关的装修也有哲学。能够坐拢去是一种进步。记得我第一次以作记录的身份参会，格外亢奋，觉得每个人的发言都有体会之处。次数一多，我发现座位基本固定了的，不管有无道理，坐

了总是坐下去,谁也不会坐谁的,没有来必然是空着。至于我,肯定坐靠边的地方,靠添茶的地方,服务方便得多,也必定要靠一把手不远,他拍板的话才听得清晰些。

作为造声势的地方,大会议室的格调要活泼得多。色彩明确一些,红的、白的各自揭示着一种气氛,而标语更是直指会议的主题。地方大了,整齐中也潜藏着一种散漫;人一多了,心灵无端多出几分自由,所以每次开会,都要强调纪律,这几年好了,也不用声嘶力竭得罪人,屏蔽了事。这一切都表明,大会议室作为行政的舞台,更加表露和张扬。它是一个单位或是一个区域的重要见证。见证一切重大的工作,见证许多人物的更替。头头脑脑们上任换车、换办公室的,屡见不鲜,而大会议室是不好轻易更换的,哪些人上台、下台,表面的镇静、内心的伤悲,它都一一承载着,包容着。

我对大会议室的感觉是从从事会务工作开始。对于一个刚入行的人来说,即使是负责报到都是一种喜悦。会议开始,悄无声息地在会场穿梭查到,成为主席台之外的一个小主席台,有些熟点的可能还会把你拉在一边,说是某某干什么去了,你毫无表情地“嗯”一声,内心抑制不住欢快。大会开毕,全身彻底轻松,只是扫视空荡荡的会场,会为某些小事而伤悲。我不止一次发现有些人遗漏会议资料,却很少有人掉其他贵重的东西。看到其间还有自己起草的心血,心中有种莫名其妙的愤慨。我问:要不要给他送了去?没有人应答,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可能在窃笑我幼稚。再就是参会。参会对会场必须好好研究。会议室的两边和后几排上座率极低,不是人不想坐,而是会议主持人常常整顿秩序收拢这些地方的人,再次分配的危险经常有之,有经验的人总是根据会议的规模选择较后的位置,而又不至于

被调整。我更多的常常代会,那又还要坐在不显眼的地方,靠边了也不行,别让会台上的人看见了,领导看到该到的都到了情绪才会饱满。台下的位置也有不能选择的,我指的并不是那种标明固定的情况,而是你必须坐在前几排,比方你的地位接近于台上的人,或者传达的工作属于你这个部门的,等等,该明显看到的人台上的人看不到,都是一种失职。

每个人都可以在会议室看到自己的成长。从后排到前排,如果努力得好,还有机会坐在主席台。我现在待的部门比较大,有时也有一些大会要开,第一次在主席台看到自己的名牌,除了一些自豪外,还倒真有点任重道远,觉得真正与会议室有了一种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坐在主席台也有一个过程,开始不知手往哪里放,眼不知望哪里,作报告还有些颤抖,等到适应后,说话也就随心所欲,偶尔也扫视一下会场,较好地突破了正襟危坐。

会场是一个不能褻渎的地方。如果研究什么工作,哪个坚持己见,那是一种个人主义行为;进而愤然离场,那是极不沉稳和不成熟的表现。至于在大会场,更是引人关注,影响深远。记得有次某位领导在大会上批评某种托人写条的跑官现象,会还未散,某位干部就恼羞成怒,说是这位领导是在影射他,要认真地面面理,弄得气氛很不和谐。好在该领导气度大,并不多回话,只是说有意见再找地方沟通。满会场的人并不认为他失了什么面子,而是为冲闹会场的人而羞愧,不管讲得对与不对,先听下来再说嘛,用得着如此吗?缺修养啊。迅速传遍各个大小衙门。很迅速。同仇敌忾。

》》 办公室

机

006

关

那一年转行,领我到办公室的是个姓马的部长。两个同事不在,俟他一走,我麻麻利利地坐了下来,表面还算镇静,内心是晃晃悠悠。是不是从此进入另一个世界了呢?我的祖辈没有文化,越这样,似乎越倔犟于学而优则仕的道理,看来我这是要“仕”了。命运从此发生改变,也许缘于此,我一直对那位姓马的部长感恩戴德,就好像是他让我搭上了奔赴理想的末班车,我那时三十二岁了。

我每天起得很早,这是早有的习惯,不同的是,从来疏于干家务活的我,对办公室的卫生竭尽所能,精益求精,毫无怨言。干完了室内,再关注室外,走廊上一碰面,起早出勤的全是几个新来的。慢慢发现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定,资历嫩点的,必须多干点服务活儿。这不让人感到什么不平,而是一种机会,刚来得有所表现,而表现不就是

比别人多干点事吗？因此，如果哪一天来迟，一些脏活儿让老资历的干了，还颇有些难为情。

得正式说说办公室了，三个人组成的一个组，靠窗的位子秘书和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占据，我只能面窗而坐，随时听从指挥。我瞟了几个组室，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摆布，有些东西悟出来那是很后面的事情，领导要坐在亮处，坐在里面，而我则要担当守护招呼之职：客人一来，倒茶方便，而领导只需点点首，或仄仄身；而遇上尊贵点的来者，自己又是一道幕布，让秘书有足够的时间酝酿情绪，摆好姿态。

新来的人如同办公室的钉子，留守，还是留守。理由很多，需要熟悉内务，熟悉历史，另外出门办事，分量不足，难成气候。守城干得最多的是两项，一是写材料，虽然是些剪裁的功夫，也要费神用心，且还得按他人定的调儿拼凑，是件苦事；二是接待，尤其是上访的，有些并不讲理，只能好言相劝，有时还受些委屈。忙完这些烦人之事，守城的有时也聚集一起，羡慕在外面办事的人出风头，有烟抽和酒喝，企盼早一点多一点得到这些机会。

我坐办公室，在老家成了新闻，说是发迹了。在他们眼中，坐办公室的人是些发号施令的人，而没有坐办公室的人全是听从这些人调度的，我自然就成了人物。我那个村的确没出什么有派场点的，有一次某个庆典活动搭信叫我去剪彩，很是叫人羞愧，没有去，我必须争取一个靠窗的位子。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很快在一个组室负责。据说我能够这样，关键是坐得住，可见搞行政的人叫坐机关的，并非谬传，坐功很是重要。有些坐不住的，被人戏称尖屁股，仕途迟缓，自是

不必说了。我离开这家综合部门之前,干的是办公室主任,这里的办公室指的不是一个工作地,而是牵头抓总的综合工作。我们临近楼道,出入之人,尽收眼底,给领导把关,乃义不容辞之责。我所坐的地方成了拜访领导的中转站,难以安宁,却也热闹得痛快。在这里等待汇报的人都要问好,上烟,期待我们投桃报李,不过也就是当个情报员,看看领导是否在家,门开着还是关着。我们只是个程序,而领导那儿才是结尾的地方。如同好花需要绿叶扶,我们的办公室是片子,包在外面了的,抵挡一些不良的东西。这里也就成了晴雨表了,少说为佳,只看只想,揣摩出世人升迁进退之道。

办公室工作时间一长,渐渐感到想服务领导的人多,尽可挪出手来同情一下自己。此时一室之人总是精诚团结,高度一致,显示出小集体不可逾越性。一个人拥有的待遇,往往一间办公室的都会拥有。某个饭局,某种衬衫,某样年货,同福同享,你有我有真兄弟。甚至于哪个挨领导批评,也会有人出来打圆场,有事都是小事、偶然的事、别人的事。当然,领导一转背,欠的人情定格了:兄弟,到好处了可别忘我。至于投票评先,不用合计,从本组评起,残留的给别人。办公室是一个圈子,是大圈子里面的小圈子,很多年后,不论走到哪里,都还会涌动着类似江湖义气的滚烫。

2001年,我被派到某个单位任常务副职,除了一把手外,其余局级均是两人坐一间。桌椅簇新,沙发堂皇,文件柜、报架、饮水机,一应俱全,方便而实在。再看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便知坐在此屋里的乃是心怀天下、运筹帷幄之人。办公室虽只少了一人,感觉却迥异,桌上的公示牌,昭告着来人,既是公开,也是权力。我开始正襟危坐,再不能像过去慵懒时把双腿搭放在办公桌上,要彻头彻

尾地坐成办公室形态。还要随时保持条理,不得杂乱,室内的层次、严谨,代表着领导的干练。我常呈低头静默状,尽管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写,访者到了门外,也无知觉,待人招呼,方做惊醒状。见面先是一双眼睛直视,似乎要看透动机,待对方畏缩,方才露出半个笑容。

和我同坐的一个副职年长很多,阅历丰富,谙熟机关掌故,他饶有兴趣,终于找到了一个很觉新鲜的人兜售。哪些小圈子,哪些人有哪些门道和雕虫小技,甚至一些风月之事,这于我尤为重要,并不一定要运用,知根知底就让人心虚,更让人觉得你是盘根错节之人,难以撼动。我一向把谦虚和尊重当作安身立命的法宝,我们很快成为朋友。开会前研究什么工作,相互合计,会后还会把会中情状揣摩一番,颇有同道中之人相知相敬之景。两个人也有忌讳,来的人找谁的少,多少有一种失落,好在相处得好,往往只是开个头,另一方回避,非常默契。各自间分管的工作也可通融,相互协作,在班子里面分量也重了,还可说并成了一股势力。

后来他退了下来,而我当了一把手。我是今年的春天当一把手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办公室的问题。退下来的人办公室还得坐的,况且我也没有可能和人合处一室了。一把手被人抬举的同时,也被人无形地隔开。有人建议,别坐原来老板的房子,坐几任了都没有提拔。不说则好,说了心中的确带疑。我见识一些大点的官如果没有提拔,那他的办公室和车后任很少坐的。后来局长们搬到了另外一栋楼的最高层,感觉是一番新天地。然后是摆设。我很注意形象,希望节俭点,别让人说我一上来就搞浮华。而办事的人说不行,局长的形象就是局里的形象,局长办公室应该成为局里的景点。还好,档次不

高也不低。我买了很多的书,这是一个装饰自己的时代,包括我写的两本书。室如其人,现在可以随心所欲了,朴素与书香是我的所求。我对人说,现在上访者多,我希望他们走进我的办公室闻书识香吵不起来。但是后来却弄巧成拙,布成一个学者局,马上简化了些,才淡了些气氛。

现在来办公室的人却少了,来了谈完即走,也不滞留。这里除了威严还有一种陌生感,也许这正是一把手需要的,而我一时还无法适应。倾听汇报,我常离开老板桌,同坐于沙发,显得平等,不让人仰视。再有某些带麻烦的人进来机会也少有了,有属下阻隔在外,这里不属于他们。被尊崇,被保护,也就有些被禁锢的意味了,我时时打破常规,副职有什么事儿,不是打电话叫来,而是上其办公室商讨;我常去接待室处理一些上访的事儿,谈了一会,来者才知道: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

“有什么事办公室来谈”,这似乎是公事公办的代名词,以前听领导讲过多次,心里滑腻腻的,现在我也无法逃避了。我尽量说得柔和些,但是办事的人还是要说你假正经。办公室能代表清正,那该多好。而事实上此地也大可不敬之处,更需要慎独。负责内务的小李常很早来我办公室清理,我来后总不敢直视,虽是平淡的女性,总叫我想到我在机关大院时某个领导在办公室苟合之事,很不是滋味,好像我会变成他。老怀疑来的人偷偷放下红包什么的,要是没有察觉,而让他人不期而遇,我的道貌岸然将呈现毕至。

这里不是书多吗?闲下来想读上几册,然而什么也读不进。以前曾经凑合几篇文学的,能不能拾掇一点灵感?头脑一片空白。不管这里如何宁静,如何亮敞,这实在不是读书写字的地方。是不是装修的

颜色深了？庄重、严肃，没有一些灿烂的印象。与诗情画意无关，还是这样好，一切与想入非非无关。我只能假寐一会儿，等待下一人的到来或是下一个会议的开始。

第一场

011

布景